

明

史

明史卷三

卷三十七

方技上

記曰凡執技事上者出鄉不與士齒蓋微之也然工
執以練則猶藝事耳故百家衆技之說苟善用之亦
或有濟於時而其人亦從而見焉所謂雖小道必有
可觀者矣明興二祖在軍中頗尚占候一有巧中則群
馬稱之嗣是卜筮星相者流挾篋以聘代有其人醫
家於人事尤切專於其術用顯當世者亦多茲取其
著者各輯為帙以資觀覽龍門子特傳扁倉而龜策
日者反在其後殆此義也夫

張中字景華臨川人少遇異人授數學與人談禍福
多中太祖初以御史大夫鄧愈薦召侍左右時帝方
率師下豫章中至賜之坐問曰予下豫章兵不血刃
此邦之人自是少甦息否對曰未也旦夕此地流血
廬舍焚燒殆盡鐵柱觀當亦在煨燼中所存惟一殿
裏四月指揮使康泰友一如中言頃又言國中大臣
將有變宜預防無何平章邵榮泰政趙繼祖伏甲北
門欲為亂事覺伏誅一日帝祭山川百神饗舟山下
問中何如對曰吉天馬兩重似拜且舞祀訖馬忽人
迹作舞狀時中府者若拜是海中原獻名馬至果符

中兩重語。陳友諒圍豫章。去月不辭帝伐之。召問中。中言五十日當大勝。亥子之日獲其渠帥。其戰必在南康。帝命中從行。舟次孤山。無風。弗能進。中以洞玄法祭之。祭已。風大作。遂達彭蠡。戰湖中之康郎山。時常遇春偏軍深入敵舟圍之。數重勢甚急。中曰。無憂。亥時當自出。亥時遇春果潰圍出。連戰輒大勝。溺死偽吳王陳友仁將士死者無算。友諒後中流矢卒。降其衆五萬。自始戰訖受降僅五旬。戰地則康郎。與南康小異耳。始豫章受圍。帝問以何日解。中對在七月丙戌報至。乃乙酉。蓋日官筭曆是月常差一日。

實則解圍在丙戌也其占驗奇中若此中為人狷介
與之遊類佯狂玩世者言稍涉倫理輒亂以他語時
時愛戴鐵冠人稱為鐵冠子云

冷謙字啟敬武陵人一云錢塘人元中統初偕劉秉
忠從沙門海雲遊秉忠後仕元為丞相謙則讀書不
輟尤善於易精邵氏經世天文地理律曆諸家言最
善鼓琴遊雪川與趙孟頫觀唐李將軍畫戲模倣之
驟得其筆意又游江淮間遇異人獲授丹術童顏綠
髮數遊塵壑間至元末約年已百數十歲容顏姣好
如曩時太師勅授官協律郎樂章皆所撰定有

友貧甚謙謝悔之密呼至耳謙曰某室有贏金若干
吾導若至彼取之但慎毋過取過則與若俱不利矣
因畫門於壁間一鶴守之令其人自叩叩則雙扇洞
然其人驚喜躍入金寶滿室中目迷心眩頓忘謙所
誡恣取以出誤遺路引於室中他日內吏以失金告
并以引聞詔據引名捕之既至下法司嚴訊其人遽
呼曰此冷謙教我也乃命併逮謙謙途中謂逮者渴
甚幸飲我一甌水吏與之且入甌中身漸隱不見吏
皇遽俯而呼曰公毋然戒吾族矣甌中隱隱作聲曰
諾無苦第攜甌至上前可也既至帝呼謨謨輒應帝

曰若第出吾且赦若謙對臣懼誅死不敢承帝大怒
立命碎甌甌迸裂試呼令謙則千百瓦同時並應自
後遂不知所終

袁廷玉名珙以字行鄞縣人高祖鋪宋末進士元兵
南下鋪不屈死烈焰中全家赴水死者十七人有兩
義僕匿其孤得存數傳至寧老仕元為翰林檢閱即
廷玉父也廷玉幼能讀父書迨壯益朗儻洛伽山神
僧別古崖者善相人廷玉薄遊海上僧一見奇之詫
曰此子目光如電法當以術顯勸從已遊先令仲視
目光自盡時然後布赤黑豆滿室中令辨之又夜懸

五采絲縷窓外使秉月光命刺之背中乃授以術
且屬曰子相人名當出我上慎為之母泄也其術候
夜三鼓或五鼓罷燕兩炬與占者對坐數移炬左右
視得其氣色援蓍以干支占驗百無一失當廷玉在
元時聲已籍甚公卿間所相食都堅不花索木魯育
普顏達失暨南臺大夫普花帖木兒諸人禍福悉奇
中明洪武初見姚廣孝嵩山寺中大驚曰公令之劉
秉忠也廣孝時隸燕邸密語燕王亦令廷玉著籍併
召其子忠徹與俱廷玉至王操弓矢雜衛士九人拉
廷玉酒壚中飲廷玉乍見王遽引裾長跼呼殿下九

人者故揶揄之笑所言妄廷王持益力王遽起入宮
召廷王問所以知狀廷王對曰殿下操弓挾矢時臣
望見殿下指爪皴而瘦龍形也臣以是知之燕王喜
益令廷王前前乃疑諦良久曰殿下年四十髯當過齊
必為太平真主僕叩頭賀王益大喜心固已自負矣
及廷王在外遇燕即列校散卒又往往以公侯將相
許之王聞恐語洩姑遣廷王歸王即位遂召廷王官
太常授忠徹鴻臚寺序班賞賚甚厚既嘗北京廷王
官扈從父子俱出入禁廷時人榮之一日議立儲時
帝意微有屬先使廷王相仁宗還報曰人主也相宣

宗則曰天子萬年帝意乃定忠徹相法善如父初在
燕王府中王宴北平諸臣使忠徹報爵侍進上獨相
之宴畢忠徹言都督宋忠工部侍郎張曷都指揮謝
貴都督僉事耿璈左僉都御史景清相法皆當刑王
笑曰果爾則汝父言誠信矣太祖小祥當遣世子入
行禮王問忠徹曰世子與郡王誰可行者對曰古者
使必有介當同往不獨使朝廷不疑且可覘知動靜
遂偕行已聞郡王當留王憂甚謂忠徹曰果留汝不
得生矣對曰不敢逃死然殿下準頭黃明驛馬氣動
若雲行日出不致艱阻世子必與郡王同回也既而

相繼至因知朝廷事甚悉王大喜賚忠徹金帛加等
永樂八年駕自北回皇太子為蜚語所中命榜午門
東宮所處分軍國事皆不允行仁宗憂甚而疾帝命
忠徹同蹇義金忠往視之還奏曰面帶青藍驚憂之
氣也願皇上寬之收午門之榜病可立愈成祖從之
凡監國處分允行一次太子聞之立起餐息如常十
六年吏部郎周訥自福建還以靈濟二仙神應言於
尚書方賓賓信之遂以上聞帝命往迎神像及廟史
曹辰孫以至築宮奉之每有疾輒命以符藥進詭言
二仙所書其藥皆椒桂諸熱物久服發瘴失聲延疾

王壅一日忠徹與御醫陳敏等侍忠徹。癸曰：此為大疾，虛逆之症，實靈濟宮符藥所致也。侍醫以保和聖躬為事，何不用藥治之？帝曰：仙藥不服，服凡藥耶？忠徹叩頭而哭。內侍馬靈住劉才興亦哭。後宮聞者皆哭。帝大怒，命曳二內侍出杖之。且曰：忠徹哭我，我遂死耶？忠徹趨伏階下，待罪久之始解。二十二年，帝北征，駐蹕沙河，前疾復作。忠徹復以為言，且勸帝回鑾。不聽。遂有榆木川之變。忠徹雖得父相法，然性不如父坦直。與郡臣有隙，或緣相法於上前，齟齬之。正統間，坐劾徹下獄，年八十餘。仕至尚寶司卿而廷玉則

仇與負節概毋他賜與人交原本孝弟以道法輔相
法而行生平於九流百氏無不精涉尤酷好為詩歌
仰天擊缶搖筆豪吟紙虱虱不休所居前後皆種柳
樹人稱為柳莊先生

皇甫偉和睢州人精天文推步學永樂中成祖北征
仲和以占表忠徹以相此兩人常在軍不離帝左右
帝一日至漠北不見敵將還師命仲和占仲和曰今
日未申間敵當從東南來王師始却終必勝忠徹對
亦如之日中不至對如初帝命械繫二人以待頃之
敵大至帝親將戰登高望之召總兵譚廣曰東南不

少却乎。亞魔廣去，率精兵直前，歛馬足，敵稍退。既病，風揚沙，兩軍對陣，不相見。敵始引去，帝驚以為神。授仲和欽天監。正英宗北狩時，仲和年已老矣，頗行學士曹。鴈問曰：「胡王兩尚書，率百官諫矣，駕可得止乎？」仲和曰：「無庸。紫微垣諸星已動矣。」曰：「然則奈何？」仲和曰：「盍先治內。」曰：「卿王不既監國乎？」仲和曰：「不如立儲君。土木之變，敵薄城下，城中人皆罵仲和，覘之曰：『勿憂雲。』向南大將氣至，敵退矣。明日，楊洪石亨果入援也。先退一日，退朝有衛士從仲和相，仲和笑謂曰：『子家中方有事，奚暇從吾相乎？』衛士返，則家人正相問。」

或問仲和君何由知之仲和曰彼時遣鵲聞屋上其
率臆占事而中多此類

朱祚字永年寧海人性聰警九歲能詩永樂八年以
秀才徵試事詹事府尋為鎮遠侯家塾教官十三年
進元霄觀燈賦帝喜賞賚有加由是知名洪熙初用
袁忠徹薦擢行在中書舍人宣宗愛其詞賦特擢翰
林院修撰秩滿陞尚寶司少卿命教中貴人祚為文
援筆立就負氣好直言晚頗悔之因號默齋以自警
生早善談命言人禍福多中者

胡洪字任之寧波人少時授術於江西門者張生正

統中游杭後受易於汴梁人某翁用是以下筮名景
泰初都御史張楷征寇鄧茂七至闔軍中以弘從所
言事多中儒士杜瓊數失子筮得陽初爻弘曰子爻
連旺當有兩男趙御史忠筮得坤之師弘曰當發策
決科司風憲至某年日月當罷官且生子祀叅政瀨
筮得比二五爻動弘曰君臣遇合必官黃門後皆果
然弘尤善相并拆字常遇二人於途俱應省試弘云
二君一當售一有服不得入闈既驗後或且問之則有
服者所立處遠有汲水人過水與立為泣故知有哭
泣之事售者問時偶有一人在其傍人與立為泣故

知其將得位也。又有士人將應試書一串字以驗吉
凶。私云大吉。君且聯捷串者兩中也。他應試者亦書
此字以問。私云君其有心矣。心加串為患。其殆將疾
病乎。後皆驗。

全寅字景明。安邑人。寅生而替學京房家。言父清故
武弁也。遊雲中。缺寅與俱。三邊將吏有吉凶事。輒就
寅筮。寅與筮輒中人皆呼為全先生。全先生之名滿
軍中。己巳秋。英宗北狩。遣鎮守大監裴當就寅筮。寅
筮得乾之初九。曰是為乾之要。乾君象。龍神物。四初
爻應也。龍潛躍必以秋。應以壬午。決歲為庚。庚者更

也庚午仲秋車駕其還乎還則必幽勿用故也或羅
應馬賊之者疑之也還七八年必復辟并火王丁壬
合也歲丁丑月壬寅日壬子其合乎後其言果驗初
寅為雲中避而忠國公石亨方以叅將守雲中與寅
善至是景皇帝嗣位亨總京營以寅從也先袂英宗
入閔都城戒嚴寅筮之曰無能為也且彼氣驕與戰
必克也先果敗去既也先果欲奉英宗還廷臣堅以
為詐不肯發使迎寅獨以大義切責亨議乃定駕果
得還英宗還居南宮一日錦衣指揮盧忠上書告變
景皇大怒既殺中官阮浪猶窮治不已忠妄意大富

貴召寅筮寅叱曰唉汝奴死不足贖奚筮為忠懼為
佯狂後英宗復辟遂誅忠召寅官之寅固辭弗受帝
乃鑄金錢十八文製象牙筒貯之為筮錢以賜寅又
賜魚牙金酒杯一并白金彩幣無算適寅父潛以指
揮僉事鎮徐州帝曰寅得無隨父往乎其授寅錦衣
衛百戶居京師寅復固辭帝不許寅以一贅師挾
卜筮起家當景泰天順間飛緹擊數徧謁長安諸貴
游聲稱乃出諸貴遊上然旦夕操箒搔箕僅僅為人
決摘禍福而已絕未嘗有所干請人亦用是多寅居
恒遇古今圖籍必令人在旁雜誦垂老不倦為人機

警便疾南宮奪門之事決於俄頃實寅之力居多石亨怙寵而驕寅每挾筮以諫弗聽俄而石彪事發遂連及亨寅年八十餘始卒然寅暮年決筮所占驗恒不如前當寅游石亨家同時有瞽目童先亦為亨門下客挾圖識誘石亨反亨不聽其計拂衣而去寅子三鑾錦衣衛百戶鑒治易為進士業銳善書法官內殿中書

王奇字世英天台人初為諸生治尚書旁通易詩二經兼精天文卜筮星數之學蓋往往得異人授云一再試有司不利抑鬱不自得遂落落無所短長或謂

之曰天下大矣豈無一人知予者何浮沉里巷為盍
遠遊以肆志乎遂偕友人北遊館滌縣董司寇昱家
為經師主人廣其才欲以兄之子妻之奇掉頭曰非吾
耦也辭而去至京師有毀奇於吏部尚書尹旻者奇
拂然曰彼尹公其如我何遽拂衣歸游金陵既又游
京師扁舟芒屨凡匡廬彭蠡并汾梁宋中原淮泗蒼
莽之區無不歷也晚而東歸放浪於吳越間乃老奇
雖扶筇遊然生平極孝友下屢所得錢盡付弟為養
母費母年九十餘常為兒子戲以將母歡有果餅匿
諸懷中歸而獻之作人猶捐絮不苟非其義雖千金

弗受也。士大夫爭以此多之。謂其有古獨行長者風。故又呼為古行翁。奇生平占驗最奇。中多不載。居金陵有南吏部欲黜人而就奇推命者。奇曰：「公誤矣。進賢退不肖者公也。榮枯得喪者命也。命何所預於公哉？」其人慚而退。在淮安漕帥以吏部尚書張綏命俾為推測。奇曰：「是人當大貴。然將敗矣。」漕帥駭其言游歡谷山中。夜見天象歡詫曰：「客星主急變。奈何？」越三夜復仰觀。躔度則大喜曰：「無事矣。未幾送瑾敗。此數事卓犖為尤著。」奇年八十餘卒。常自推祿命不宜子。故終身不娶。而以弟之子為後云。

張崙仁和人五歲喪明受易善記精卜筮星歷諸書
論祿命多奇驗正德中寧庶人宸濠作亂浙江鎮守
太監畢真謀內應布政使何天衢命崙筮筮得解之
柔欽攢賀曰渠魁授首矣何內應之有武宗南巡兩
浙偕供張甚亟布政使徐蕃命筮得同人之離蕃曰
同人親也離南面也駕其來乎崙曰不然卦體屬乾
西北其位茲其返矣且人主至尊人又安得同之父
曰號咷後筮兆之矣其在純乾之日乎後果如其言
張松溪鄞縣人受內家拳於孫十山遂以拳法擅天
下內家拳者起於宋之張三峯三峰為武當丹士徽

宗召之道梗不進夜夢真武授以拳法厥明以單丁
殺賊百餘始得達三峰之術百年以後流傳於陝西
而王宗為最著温州陳州同從王宗受之以此教其
鄉人由是流傳於温州弘正間十山客温州受其術
以歸由是四明始有內家拳法初天下言拳勇者皆
推少林然主於搏人人亦得以乘之惟內家拳以靜
制動犯者應手輒仆由是別稱少林為外家而內家
始單行於世其法各有名有長拳滾斫分心十字擺
肘通門迎風鍊扇棄物投
先推肘擒陰灣心杵助旁子投井剪腕點節紅霞貫
日為雲掩月猿猴猢猻果縮肘果靠仙人照掌劈弓大
步兌換抱月左右揚鞭鐵門門柳穿魚滿腹疼連枝
箭一提金雙筆架金剛跌雙推窓順牽羊亂抽麻燕

捷抱腰虎抱頭其所擊各有穴
喉解顧合谷內而其要則在乎練有練手之法三十
五跳所削科磔靠擄通抹笑敲搖擺撒錄橫兜搭前分
練步之法一十八踞步後踞步坐馬步釣馬步連枝步
仙人步步分身步步翻身步總攝於六路十段錦之中各
有歌訣相授英豪仙人立起朝天勢撒出抱月不相
就揚鞭左右人難及然銚銚擄兩翅十段錦曰立
起坐山虎勢迴身急三追架刀所歸營寨紐拳碾步
退三迴分身退歸原路入步輪踵前進滾研歸初飛
勢如初深斫緊攀而以存心之五字為宗旨切
步金雞獨立緊攀而以存心之五字為宗旨切
弓坐馬四平兩顧心險好開狂酒練之成熟不必顧
以五不可傳為戒輕露骨柔質鈍練之成熟不必顧

盼擬念信手而應縱橫前後悉達肯綮松溪沈毅寡
言恂恂如儒者既得其傳於十山絕不見圭角非遇
甚迫則不發時有外家遺誠者與其徒袒裼扼腕啖
目語難而松溪攝衣冠不露肘誠喜授受顯名當世
而松溪嘗自匿人求見輒避去誠之弄技進退開闔
各有序而松溪法直截嘗曰一掌一痕吾猶輕之胡
暇作此變爰聞事倭亂時少林僧七十輩至海上求
松溪松溪匿不與接好事少年慙慙之僧寓迎鳳橋
酒樓松溪與少年窺其搏而失哂僧覺遮之曰必欲
試者頃呼里魁合要死無所問松溪孱然中人僧皆

魁梧雄健熟視易之許為要松溪乃衣履袖手而坐
一僧跳躍來蹴松溪稍側身舉手送之如飛瓦度窗
中墮重樓下幾死嘗被監司徵使教戰士竟不肯曰
吾盟於師者嚴不授非人也也一日踏青郊外諸少
年要諸路請試其技固不許還及門諸少年喊門者
無入松溪閉之月城中羅拜曰此地無觀者願卒受
教松溪不得已許之門多圍石可數百觔者命少年
累之松溪稍走以瓦而更累一於其上祝曰吾老人
無他長為直劈到底供諸君一笑可乎於是側左手
劈之三石皆分為兩松溪終身不娶無子事母以孝

聞其法不輕授人必慎試再三知其誠信始許納贊
負拳名五十年得其法者葉繼美一人而已繼美傳
吳崑山周雲泉單思南陳貞石孫繼槎崑山傳李天
目徐岱岳余波仲吳七郎陳茂弘雲泉傳盧紹岐思
南傳王征南貞石傳董扶興夏枝溪繼槎傳柴元明
姚石門僧耳僧尾國亡之際征南猶能以其伎事錢
僉院肅樂於江游夫吾喪敗者近一年
利瑪竇字西泰歐羅巴人萬曆九年自本國航海九
萬里入中國貢耶穌像萬國圖自鳴鐘鐵絲琴等帝
嘉納之命給廩餼賜邸舍以居并令禮部尚書馮琦

叩所學則以嚴事天主謹事國法勤事器算對所云
耶穌譯言救世者陡斯則降生後名陡斯造天地萬
物無始終形際漢哀帝二年庚申誕於如德亞國童
女瑪利亞家稱耶穌耶穌居世三十三年般雀比刺
多以國法死之死三日生三日昇去其教耶穌曰
契利斯督法王曰俾斯玻傳法者曰撒責而鐸德奉
教者曰契利斯當祭陡斯以七日曰米撒於耶穌昇
天降生等日曰大米撒所言誕妄不經畧如此然其
為人深湛多思善算法考測躔度為巧曆所不能建
所製器若簡平儀龍尾車沙漏連鐘之類尤擅絕當

世瑪竇紫髯碧眼面赤色如朝華既入中國則襲衣裳修揖讓循循娓娓以儒雅稱兼通醫其友人鄧玉函曰吾國中劑草木不以質以露露用銀錫蒸之取以療病人輒奇效每嘗中國草根則已知葉形花色莖實香味將徧擷而次第蒸之取其露以驗成書未果也萬曆三十八年瑪竇卒詔以陪臣禮葬阜城門外二里嘉祐觀之旁祔而葬於左即玉函也生平著有幾何數學諸書瑪竇亡主其教者為龐迪我龍華民氏

明史卷三百九十八

方技傳

方技下

滑壽字伯仁先世襄城人元初其祖父官江南自許徙儀真而生壽壽幼警敏習儒書於韓說先生日記千餘言操筆為文辭尤工樂府京口王居中名醫也以方術游儀真壽數往叩之居中曰醫祖黃帝岐伯顏其言多闕佚不傳所傳惟素問難經耳子其習之壽讀卒卷乃進請益曰素問之為說詳矣獨書多錯簡篇次無緒吾將分藏衆經度等凡十二類抄而讀之難經又本素問靈樞之旨其間榮衛臟腑與夫經

絡諭穴辨之博矣而字句缺誤吾將本其義旨注而
讀之何如居中雖然曰甚矣子之善學也吾守師說
者子能變通師說者子過我子他日定以醫名世自
是壽學日益進又參考張仲景劉守真李明之三家
而會通之出以試病所向無不中肯綮既又傳鍼法
於東平高洞陽盡得其術壽嘗言人身六脉雖皆有
繫屬惟督任二經則苞乎腹背而有專穴諸經滿而
溢者此則受之宜與十三經並論乃取內經骨空諸
論及靈樞篇所述經脉著十四經發揮三卷通考隧
穴六首四十有七他如讀傷寒論抄診家樞要痔瘻

篇及醫韻皆有功於世壽年七十顏色如童孺時行
步踴捷能食酒人有疾爭欲得壽診視以決生死人
有請無問貧富皆往治所治病雖祁寒暑雨弗憚也
治而瘳或不能報謝亦弗與校以故知名吳楚間在
淮南曰滑壽在吳曰伯仁氏在寧越則曰櫻寧生云
戴原禮名思恭以字行金華人以御醫事太祖左右
試藥有奇效帝心重之每風雨輒免朝燕王病瘕他
醫治既愈輒復發原禮視他醫所用藥良是顧不知
所以復發狀則問王何嗜曰嗜生芹原禮曰得之矣
投一劑王夜暴下視之皆細蝗也晉恭王病原禮治

之愈已後發王薨帝大怒逮治王邸諸臣原禮曰臣
常奉命療王王飲臣藥者數矣臣固常奏王王之病
在膏肓即後作不可治也帝乃釋王邸諸臣洪武三
十一年帝病大漸輦至左順門治他醫侍疾無狀者
至原禮獨寘不問曰是家仁義人初其家故儒至原
禮究心醫學乃徒步至義烏從朱震亨游醫遂精震
亨即世所稱朱丹溪也丹溪之學得諸武林羅大無大
無得諸荆山浮屠氏浮屠則又河間劉守真門人鄭
人有滄州翁呂復者嘗論諸醫有曰扁鵲醫如秦鑑
燭物妍媸不隱又如奕秋遇敵著著可法觀者不能

測其神機。倉公醫如輪扁斲輪。得心應手。自不能以
巧思語人。張長沙醫如湯武之師。無非王道。華元化
醫如庖丁解牛。肯綮無碍。其造詣入神。雖欲師之。而
不可得。孫思邈醫如康成著書。詳於訓詁。至其自得
之妙。未容遽以示人。味其膏腴。可無饑矣。龐安常醫
能啓扁鵲之所秘。法元化之可法。使天假其年。所造
當不在古人下。錢仲陽醫如李靖用兵。度越縱舍。卒
與法會其始。以顧願方著名。亦由扁鵲之因時制變。
耳陳無擇醫如老吏斷獄。不免移情就法。許叔微醫
如顧愷寫神。神氣有餘。特不出形似之外。張易水醫

如濂溪圖太極分陰分陽至欲指圖為極則近畫蛇
添足劉河間譬如索駝種樹所在全活但假冰雪以為
春利松柏而不利於蒲柳張子和譬如老將對敵或
陳兵背水或濟河焚舟不善用之非潰即北李東垣
譬如獅絃新絃一鼓而竿籟並息膠柱和之七均由
是而不諧矣無他希聲之妙非間指所能知也嚴子
禮譬如歐陽詢寫字善守法度而不尚飄逸終乏漢
晉風格王德膚譬如虞人張羅廣絡原野而脫兔殊
多詭遇獲禽無足算者張公度譬專法仲景如蘭齋
賦詩每有少陵氣韻復明初人亦有譬名

韓與字公茂蘇州人與從弟夷字公達俱精於醫洪武中與以戴原禮薦為燕府良醫正王即位命為太醫院判歲餘陟院使數從帝北征臣僚在位者卒遇疾得與藥輒愈每行間與隨駕一軍皆有喜色有患傷寒者身熱舌黑思得坐井中以為快衆謂熱症與曰此陰極似陽惟熱劑可愈衆皆咋舌而推重與名不敢遽聽進四逆湯一劑即安一日過病家其人曰此隣有產婦血暈而死惜君來遲不及救之與曰死幾時曰半日矣與請往診之曰此尚有生氣未死也以水沃其頭面胸腹盡五斗而目微動再灌一斗許

扶其菑飲以藥手足漸動至哺而能言治之遂愈一
富人無子多畜待姬常用溫熱種子之劑久而不効
與曰此由多服熱藥焦枯腎水耳遂下之令以黃連
天門冬諸物為服食後舉數子又有患嘔血者三年
形瘠神消日進糜粥三五口已瀕於死與曰此蹶傷
所致醫但滋其陰非也予以抵當丸下黑而靛者數
升加以調補彌月平復嘗曰素問靈樞難經本草傷
寒論醫門之四書五經也原病式東垣十書格致餘
論醫門之史漢八大家也然非精通易理明於天人
之故者不可以為醫醫豈小道乎既老薦夷自代召

授御醫繼亦進院判事孫襄字克贊能世其業擅名
吳中與沈周祝允明為至交

倪維德字仲賢吳縣人家世以醫顯維德幼即嗜學
治尚書發為文辭奕奕有奇氣一日廢書嘆曰遇合
有命曷若精家學以活人遂去業醫其學專以內經
為主復得金季劉完素張從正李杲三家書讀之一
出而用藥如神周萬戶子八歲患昏牝至不識饑飽
寒暑喋莫能出聲時以土炭塞口中維德切其脉曰
此慢脾風症也脾主藏智脾慢則智短急以疎風助
脾劑投之瘡盛架閣妻左右肩臂患奇癢且蔓及頭

面維德診其左脉沉右脉浮且盛曰此酒食滋味所致投以劑旋已林仲實患熱疾日入則止兩則否日午則更劇如是者二年症得之內傷陽氣不升陰火漸熾故熱隨日出入為進退維德以東垣飲食勞傷治法療之病乃瘥他所療異疾甚多不具載維德常言劉張二氏治疾多主攻李氏惟在調補中氣蓋隨時推移不得不然故吾為人治一疾必上察天時下指地理又參之以人事然後出而治人百不失一其靈人子造門求劑者既以藥予之後問曰若倉猝家得毋乏糞器乎亟掇以贈蓋室中西北隅所積藥鐫

瓦甃累累其立心仁厚如此距胥門西二十餘里有
山曰勅山饒巖岫花竹之勝築室其下居之自號勅
山老人暇則具扁舟載酒詣與二三賓客徜徉山水
間年七十五而卒時為洪武十年著有眼科原機啓
微若干卷校訂李杲試驗方若干卷行世

葛乾孫字可久蘇州人父應雷故名醫也乾孫初學
儒書以應有司試不利父乃以醫書授之乾孫稍學
醫輒精醫顧不屑為人治病或治之則又大致一人
傷寒不汗大發狂乾孫梓置水中良久出之裹以重
繭汗大下乃愈一富家女病痿痺衆醫莫能治迎乾

孫乾孫策曰是不難命悉去其室中香奩流蘇之屬掘
地為坎婦女寘其中鋪其扉戒家人屏伺其外久之
女手足自動大聲呼家人啓扉入投以藥立愈蓋此
女平昔素嗜香脾氣為香所蝕故也乾孫狀貌魁梧
膂力絕人好擊刺戰陣法以至陰陽曆律靡不精究
尤善以干戈推禍福常自推祿命謂其友人曰方今
中原多故豪傑並起而吾不得與命也六氣淫厲命
犯城池殆殆將死矣一日見健兒鬻強弓取挽之歸
而嘔血乾孫嘆曰我命來年當死今則未也服大黃
四兩愈明年果卒吳醫之知名者乾孫後有劉寶盛

寅沈以潛王敏寅與敏別有傳其以顧顥醫名者則
為錢瑛云

盛寅字啓東蘇州人初戴原禮之游吳也方埋名為
木客而吳人王賓者固心知之日從之游異得其術
原禮笑曰吾之所不足非財也且若獨不能從我遊
耶賓笑謝曰僕老不任弟子行他日原禮出賓竊發
原禮書讀之遂得其傳將死以授寅寅故與韓叔暘
從賓學作古文既得原禮書輒棄古文不學專學醫
永樂中為縣醫官與吳江梅某並坐事逮繫入南京
遂則駕已幸北坐發搜木天壽山監工某候者見而

奇之令主書算先是有內使督花鳥江南者主寅家
病脹寅愈之適遇諸途中使驚曰盛先生固無恙耶
予所事太監某正苦脹盍與我入視之既入視授以
藥太監立愈一日成祖西苑射太監往觀成祖遙望
晃愕然曰謂汝死矣安得生太監具道所以生之狀
并盛稱道寅吳中人名醫也立召寅寅方與梅某緩
步長安門外詔使趣以常服入見授御醫帝養黑白
二猿其一病使寅治之寅視曰脉已不可為帝怒併
猿械繫之無何猿死帝由是益信任寅一日雪霽與
叔賜等召見便殿帝譚及白溝河戰勝狀氣色殊厲

寅曰是屬有天命耳帝微不憚立起視雪寅復咏唐人詩長安有貧者宜端不宜多句叔暘退咋指語曰君御前妄言吾屬無唯類矣須臾傳呼上暘御膳至他日與叔暘對奕御藥房值駕來兩人欽枰地下伏叩頭謝死罪帝曰是何害命終之且坐以觀寅三勝帝喜命賦詩詩又立就帝益喜即賜寅象牙棋盤并詞仁宗在東宮張皇后為太子妃地道不通衆醫以任身賀寅入診獨謂不然疏破血方及劑以進東宮大怒立命繫寅禁中當寅之頌繫也閤門皇怖曰是殆殊死或曰且籍沒洵洵懼計不知所出及三日後

紅仗前呼護擁寅還却舍賞賜殊腴厚則妃服寅藥
血大下疾頓踰矣寅向與袁忠徹俱為東宮所不喜
既愈妃疾度怒稍解一日微窺上意周猶未釋然寅
大恐求出為南太醫院宣宗即位復召用之無何卒
初寅晨直御藥房忽昏眩欲死暮有入療寅者莫能
應一華澤醫人應之帝問狀其人曰寅空心入藥房
猝中藥毒能和解諸藥者甘草也以療之當愈及試
果然帝厚賜遺之

蔣用文先世魏州人曾祖應茂從儀真父伯雍舉進
士洪武初用史官召辭以疾出為蘭陽丞用文少類

悟六歲有贈塾師以萬年松者師令賦之授筆立就
曰使者來西嶽採松云萬年佳名雖自好何不長參
天師大奇之父渡江至句容因家焉家世自祖父
以上俱業醫至用文益精其術洪武中以薦入太醫
院院判戴原禮者名醫也他醫罕有當其意者見用
文獨心喜之為言於帝授御醫永樂中待仁宗皇帝
於東宮常問用文攝生之要對曰在養正氣又問卿
醫效輒緩云何對曰聖人云無欲速東宮善之帝雅
知用文勤命設宴以勞之又命工部營邸第以居辭
不受二十二年用文疾且革手繕錄以進曰臣老病

填溝壑負皇帝大恩伏願清心寡欲善自寶壽以安
天下帝發奏惋歎御筆慰問及卒遣官治墳塋仁宗
即位贈太醫院使諡恭靖子四叔子忠字主忠尤知
名兼工詩當用文炳亟而成祖遣使問卿後誰可代
卿用文以吳人沈以潛對以潛後亦以醫顯於朝
王履字安道崑山人篤學有志行隱居教授學醫於
金華朱彥修盡得其術嘗謂張仲景傷寒論為諸家
祖後人不能出其範圍且素問云傷寒為病熱言常
而不言變義猶未盡履乃脩常與變作傷寒立法考
又謂陽明篇無日痛少陽篇言胸脇滿不言痛太陰

篇無噬乾厥陰篇無囊縮必有脫簡乃合作傷寒三百九十七法極論內外傷經旨異同併中風中暑辨明溯洄集標題原病式一卷百病鈞元二十卷醫韻統一百卷履生平博極羣書能詩文友畫師夏圭遂工繪常游華山絕頂作圖四十幅記四篇詩一百五十首至今傳之洪武初為秦府良醫正卒祀鄉賢履故有叔阿留能解主癖驚叫險絕皆其主之所欲言亦甚奇

丘敏字時勉晚苦耳聾又別號聾齋蘇州人敏居母腹比月生至老猶顛顛未合父早世家落遂從韓先

生伯承學醫問先世所藏方書輒隨口荅處一室抄
且讀不少休韓先生器之曰王生過我御醫盛寅者
敏先入門下士後致仕居里門憐敏孤貧呼語之曰
吾昔受業於子先人今還授子遂留其館下讀書業益
大進敏治病察脉辨色即能知病所由來投以劑無
不愈者所療治率本東垣丹溪不立異微近效不乘
人之危希厚利不斥言他醫之誤術已名即有效詭
云吾偶中耳醫人治病惟治權貴人尤難炙手翕熱
望影爭馳庸醫閔堂攻補雜下一難也豪門巨室蟻
視平流藥肆著囊尤為簡賤二難也室羅倚膝口恩

鮮曠嗜好多端中氣積弱三難也顧獨無以難敏敏
所至雖豪貴爭以客禮待之所治療又奇中敏固不
以能傲他醫他醫卒心服之以為非我所能及也為
人療病五十年積一百十八籍件繫之為藥案敏生
平尤廉介不苟取嘗客劉都御史一富人子饋白金
數十斤囑以閔說立却之曰敏提一藥囊出入都御
史鈴下療病之外他無所預也今顧交通賕賂為富
人囊橐劉公其謂我何劉廉得之益重敏

許紳字大章其先嘉興人曾祖宗昇由太醫院醫士
扈從成祖之燕因家焉紳少習儒書以家世業醫故

乃殫心醫術銜銜益精弘治五年充官帶醫士正德十
一年選供事御藥房嘉靖元年陞御醫凡奏藥輒有
奇效歷陞左通政既又診療皇太子有功擢通政使
冊立皇太子禮成陞禮部左侍郎明年加工部尚書
二十一年而西苑宮人之禍作時變起宮闈事閔君
父紳診視亟用桃仁紅花大黃湯進退念既受朝廷
厚恩如投劑不效當以死報方惴惴待命杲愚聞辰
刻進藥未刻帝忽作聲下紫血數升申刻能言又連
進平氣活血藥三四劑帝平復錄紳功加太子太保
禮部尚書先是紳風患脾疾至是大作病間帝遣中

官至紳第傳諭曰若許尚書好來者召之來紳問召
力疾往至西安門命輿以入至迎和門中官扶行至
帝前診視進藥承旨乃退越旬日帝賜白金一錠脩
酒醪湯藥復以御製靈符并秉一真人所書符給之
紳自度萬不能起乃輯錄經驗方一部并疏本院官醫
數員以進帝降手勅云覽卿昨奏情詞忠懇甚戚朕
懷卿雖年老疾病人之常有何至遂如所云宜加意
調養目今火旺生土之令必旬日漸平勿生他疑也
兼賜生胃扶真之劑勅名忠愛方又賜白金絲緞米
饌亦如諸物紳聞命感泣比疾革伏枕謂人曰余之

疾最西苑用藥時驚憂所致傳入心視百藥罔效余
即死得主上萬壽死不恨遂卒帝憐之諭祭九壇謚
恭僖廢一子官生

葛林字茂林錢塘人善小兒醫成化中充太醫院官
初武宗在襁褓一日癘作張太后召林診視進藥一
匕疾愈賜白金綵幣俾與上公宴汪戶部有子患痘
時年二十五矣汪故知醫謂無害林視之默然五日
而足七日而醫林又默然十四日痘盡落汪笑曰林
誤矣林曰其在彌月乎至彌月汪置酒高會并召林
若相誚讓者林視其足底有痘痂隱膚內曰吁其百

日哉百日果暴死汪大驚問故林曰夫痘受形之餘
毒也毫芒未盡皆足以死人是疾初發自腎吾固知
之發之不暢症在必死既知其流於足底故緩而至
百日也汪始歎服楊少師子當暑而驚疹之氣且絕
矣林曰無傷也且并可不要楊曰奈何林曰吾所用
者天上雲耳雲生則淒淒欲雨陰氣舒而陽鬱消以
清利物煮水蒸於上其可瘳乎如法治之及暮兒已
戲前庭果官院判著杏塢秘訣

李圭字成章六安衛千戶善騎射兼精於醫舒有病
頸痛不可忍者雖震雷不聞王珍之曰此虫啖腦也

合殺虫諸藥為末吹鼻中虫悉出病愈漸有病痿不能行者王曰此疾在腠理非僅僅藥劑能奏效乃熬藥三桶置缸中俟稍溫令病者坐缸內次第洗之半晌汗大出立愈一孕婦嘔血幾死王診之曰此名子癰依方製劑外家竹瀝愈其針灸尤知名西京號神針李

陶華字尚文餘杭人治疾有奇效一人因食羊肉胸膈癥結不可下諸醫請方華令服砒一錢諸醫駭堅不肯用投以他藥服不效亟始用華言一服立吐而愈諸醫問故華曰羊血能解砒毒砒得羊肉則不殺

人而由亦得此乃吐此兩制法也衆始大服華最善
愈奇疾他醫所不能治華治之於傷寒尤精論者謂
張仲景以後一人然為人嗜利慕權勢病家非富厚
巨室不能致人以是少之

薛鎧字良武蘄州人少為邑諸生兼工醫所治病必
本五行生剋不沾沾按故方著書甚多惟保嬰撮要
最行世弘治間徵入太醫院子己字新甫尤精方術
正德中遷御醫擢南京院判嘉靖中進院使著家居
醫錄十六種人多傳之

周漢卿松陽人以醫名括蒼蔣仲良左目為馬蹄所

臧賄睛弩出如桃他醫曰絲絡損法當督漢卿笑封以
神膏越三日目如初武城男子病胃痛不可忍奮擲
乞死漢卿以藥納鼻竅中俄噴出赤虫寸許口眼悉
其痛旋止東白馬氏婦有娠歷十四月不產厄瘡且
黑漢卿診之曰中妖下之藥有物有金魚永康應某
腹疾恒痼倭行漢卿解衣視之氣衝起腹間者二其
大如臂刺其一若然鳴又刺其一亦如之加以按摩
疾遂愈長山徐姬遺癰疾發時手足顫掉羸裸奔走
或歌或牽曳如木偶漢卿刺其十指端出血愈虎林
王氏女生瘰癧環頭及腋凡十九竅竅破白潰出趣

就木矣。漢卿為刳竅母餘悉以火次第烙數日盡結
痂。痂脫瘡愈。烏傷陳氏子腹有虫捫之如嬰。或以為
奔豚。或以為癥瘕。漢卿診之曰不然。腸離也。用針燭
之刺入腹三寸許。膿隨針迸出有聲。愈。諸暨黃生背
曲。須杖行。醫皆以風治之。漢卿曰血滿也。刺兩足崑
崙穴。頃之投杖去其捷效如此。

張順字養正。吳人。醫名。吳中中年以瞽廢。順為人峭
直。負氣岸。雖兩目瞽。猶閃閃如巖下電。周文襄忱鎮
撫三吳。尊貴甚。顧獨賓禮順。所譚說侃侃無有徇順
治疾以保護元氣為主。多用參朮著奇效。崔御史病

疾氣短順曰此之謂支飲法當汗汗之愈長洲王如
器病傷寒他醫謂熱症順曰是極寒法當用附用附
亦愈高都御史尚達患久咳或以為感冒或云肺癰
順曰胃氣傷正氣損似外感而實非投之補劑瘥順
又能預刻年月日立決人死生李百戶慶患嘔血諸
醫咸在順後至問曰諸君以為何如皆曰未死也順
曰諸君好為之吾去矣去數十步慶死北客計其患
痰火客素善飯順曰是殆不可為客大怒斥順為妄
言越半月客果卒其奇中多此類然順所療病實有
出人意外者一人患羸疾羣醫爭用三白湯順至亦

用三白湯其家大曰前數用之卒不效余何顏白子
勿言姑試之十服而愈卒亦不解何故也

吳傑字汝奇武進人世業醫傑更博通書爲風角占
經子平家言及精金丹內外術正德中掌院李宗周
薦傑等八人入御藥房或有疑傑庸醫者適帝病喉
痺令試之一服而愈帝笑言人所謂庸者顧如是邪
繼得棄帝一日射獵還感血疾衣帝虎圈虎騰蹕驚
帝傑投藥輒愈每愈帝一疾輒進傑一官前後賜傑
錄幣白金無算帝所遊傑未嘗不從至常枕傑卧三
律遷院使帝欲南巡傑固諫繼以泣帝怒遂不得從

帝南還。張臨病夜夢見傑召之。帝見傑而泣。傑亦泣。從還至通州。江彬請帝復幸宣府。時帝疾甚。傑私謂諸太監曰。但盼上脉幸可及還。如若至宣府。脫有不安。諸吾與公等有死所耶。奄然之。乘間說帝。帝意動。未行。彬固時時從傑問帝疾狀。傑詭曰。帝尋愈矣。駕還京。帝崩。江彬誅傑。亦數仕去。傑既老。老家居。不復為人療病。年三親故有奇疾。或施醫而不能活者。時以接傑。傑聞欣然。一往。至則病寢愈。居畢。謂說老莊輒飄飄有遺世獨立想自署焉。賜穀。杜谷者。谷神或曰。賜谷。東海仙。不結廬處世。歲時來臘。與重門故。薄雅。

歌彈基飲食言笑相娛樂酒酣耳熱輒出帝賜彪虎
裘以示人曰此先帝所以被老臣也又出寶刀示
操其環厚薄與之約是名縛春刀亦往年賜物矣老
姜無能為也已置刀歎息泣下沾衣遂罷酒久之卒
子希孟舉進士官給事中

汪機字齊之祁門人越國公華後也父渭以醫名機
少為邑諸生試舉不利父命之曰汝不聞范文正公
有言大丈夫不為良相即為良醫倉公扁鵲皆能活
人何必仕道為也機悟棄而學醫先是其母病頭痛
張氏千餘拜他醫雜治不效至是機以藥進母立愈

父晚年三得疾亦三起米機太喜旬資益研究軒岐
家官以治疾無不奇中宗入病咳痰咯血機診之曰
此病屬脾肺腎三經熱則傷肺勞傷脾脾為肺母
母病由于愈傷勞傷腎腎為肺子子傷而母愈傷
法當用增減清暑益氣湯以承參三錢為君或曰明
腎難著者去此病喘嗽而誤服人參者多不治斯
言謂何機美應曰腎者意也人參雖溫難之他藥中
姓及為他藥用血藥引之則從血氣藥引之則從氣
味之熱則熱佐之寒則寒藥無定性顧所用何如毋
從泥古方也服其劑月餘果愈一人病吐瀉米米不

入口者七日自揣必死時方仲夏機診之脉八至而
數曰是宜以暑治其人家素封或以暑從何入難之
機曰東垣不云乎遠行勞倦動而得之為傷熱高堂
太裏靜而得之為傷暑此正合靜而傷暑之說但暑
邪在表宜用溫熱暑邪深入宜用清涼遂以人參白
朮湯進先服少許良久始盡一杯三服後減去石膏
知母加人參至四五錢一月後平復如初一人病痢
晨起黃狗在前則瘕瘕升地良久甦機曰晨陽分狗
陽物黃土色胃屬陽土虛則木火所乘又諸脉皆屬
然則敗胃擊異物法當實胃瀉肝遂以參耆歸朮陳

皮神麴伏苓麥冬荆芥飲半月瘵乃安一婦病發狂
機曰二陽之病發心脾二陽胃與大腸也忍饑過勞
胃傷火熾延及心神脾意擾亂法用獨參湯加竹瀝
飲之瘳他所治俱此類家居祁門石山南里人呼為
石山居士其徒周臣許忠輯有石山醫案所著有重
集脉訣刊誤內經補註本草會編諸書

李育大字汝化杞縣人少為諸生因母病徧覽方書
大悟遂去學醫可大醫以奇勝不沾沾泥古方一婦
年四十餘大梅指忽腫因僵仆不能起可大診之此
月信至而道為冷水觸也用當歸汁遂湯愈一婦產

幾決喘勝云產後戒服參可大曰此孤陽絕陰也非服參不可加蘇木為湯飲之喘立止又可大診脉能知人吉凶高軒里居聘可大治疾決其旬月間當大拜後果驗於是李可大醫名籍籍大河南北間尋以太醫院授修職郎朱錦衣子甫一歲晝夜啼不止可大隔戶聞啼聲曰啼而不哭痛也用桔更調乳膏灌之兒乃不啼老婦有年七十餘中酒氣絕者其子以為已死趣就木與可大至急止之曰吾能起若毋取并泥塗老婦心坎上用黃連葛根湯飲之果甦於是人愈藉藉似可大為能起死人可大曰吾非能

起死人也彼症自非死法耳李進士病虛損且患痢
幾痛異常可大用人參五靈脂治之他醫曰二物相
畏奈何可大曰不聞相畏而後能相使乎藥下果愈
諸生董養性發熱口乾久之咯血醫家以為虛可大
診之曰君脉結此鬱症非虛也用紫蘇子香附益智散
服而愈董大奇之終身舉臂為可大弟子他若甯縣
尉病傷寒可大授以附子愈鄆陵陳知縣亦患傷寒
乃用竹茹犀角湯雅果亦愈陳後巡按河南追思可
大欲有以酬之而可大則既卒矣蓋至今中州人往
往稱李御醫云

魯希雍字仲淳常熟人為人電目戰鬪如世所畫利
人鯁俠者能詩歌及醫案書審國家治亂消長之故
熟於兩兵格闘其所以為勝負之端恒與客談說古
今揣摩戰陣風發泉湧大聲雍然欲壞墻屋又工形
家言尤精醫善本草之學以為上古三墳書其未經
秦火者獨本草耳神農本草經朱氏譬之六經也名醫
增補別錄朱墨錯互譬之註疏也本草經以經之別錄
以緯之鑽極沉研剖剝理解著本草單方一書摘抉
軒岐未發之秘東垣以果未之有也希雍以醫名世
歷四十年所全活人無算然生平經濟實不盡於醫

每當酒酣耳熱輒慷慨大言傳稱上醫醫國三代而下諸葛亮之醫漢王猛之醫秦比其選也以宋事言之熙寧之法泥成方以生病者也元祐之政執古方以治病者也繼述之小人不診視病狀而強投以烏頭狼毒之劑則立斃而已其立論如此僑居長興後徙金壇老焉苑堊宜興山中

陸琦字雲襄錢塘人崇禎初武科精於醫嫺婦鄭氏昨疾惛惛不辨人事夜見一紫衣年少者繞床言明旦陸先生來贊明父延琦至婦聞陸姓則大驚而將執去輒如故如是者數矣一日椅來父告以故時

微服授筆書陸琇在此命懸康士崇遂絕張甲患嘔
血每秋輒發發則委頓呻吟諸醫以為血症琇診之
曰此肺有積垢也以藥吐之出一血塊頭足皆其端
燐然動則視去耳琇曰升豈慢使土入肺中邪甲
乃悟詢諸壘永春絕及楚端蓋泥沙膏以此時入也
孝民記市肆腰瘦如束諸醫以食積治琇曰不然此
蜘蛛蠱也摘網蛛煉藥吞之即愈南村有老翁入山
採藥獲一石光澤可愛疑之忍僵仆同行者莫知其
由時診其脈曰升毒矣取太鏡置床下昇老翁其上
煮餅煖數餅勸蒸之移時而醒為言觀石之故人以

將爲神藥婦張氏病熱北日胎氣上衝目瞑牙閉脉
與翔娘遊使母按其腹炙手如火琦命取山泥和井
華冰泥腹正輒燥梨頻湯泥熱氣漸消孕竟無恙琦
於方書自素難以來無所不讀讀一過輒終身不忘
故其治病多神解非僅以按方授藥爲能也性冲淡
終身無怒容中未嘗言失過矣其內行修整更多隱
德父病判血告夫願以身代出遇夫婦相持而哭者
聲甚哀前長將訣嫁以供過稅亟歸取室中簪珥代
償妻婦獲完隣婦少寡琦視病往來其家一日婦稱
病危邀之入室挑以情琦曰君子豈以貧寔墜行哉

拂衣而起後召勿復往

張介賓字景岳紹興山陰人父福定西侯客介賓年
才四即從游京師時金夢石工醫術介賓就之學盡
得其傳以爲今人以血氣臟腑寒熱言陰陽此皆後
天之有形者非先天之無形者也病者多以後天戕
先天治病者但知有形邪氣不顧無形元氣自劉河
間以暑火立論專用寒涼其害已甚賴東垣論脾胃
之火必務溫養救正實多丹溪出立陰虛火動之論
寒涼之弊又復盛行乃手註本草以闡之特詳於參
附之用又慨世之醫者茫無定見勉爲雜應之術假

藥倍以俸中借和乎以藏拙虛而補之又恐捕之為
害獲制之以消實而消之又恐消之為害獲制之以
捕若此者以藥治藥猶未遑又安望其及於病邪故
其為人治病多方重劑莫不應手霍然一時謂病者
賴其門沿過大帥皆厚幣致之其所著類經綜義
方家剖析微義凡數十萬言歷四十年而後成又以
應病如應敵作新方八陣為執畧以破之介賓博學
於醫之外象數屬緯堪輿律呂皆能究其底蘊在遠
陽道中聞柳馬者歌聲聒耳介賓以此疑聲也不出
五年遠其危乎已而言驗所親問以近事介賓曰我

夜觀乾象宮車殆將宴駕天下從此不孔矣未幾神
宗崩介賓遂返越又二十年始卒同時有趙獻可字
養葵定海人與介賓未嘗相見亦以養三焦之火為
言所著醫貫徃徃與之相合

論曰自漢以來五行休咎穿鑿傳會已極好事者群
竊其餘緒以譁世誣民孔子不語怪神良有以也如
元統家言實鄙俚無足道學士大夫窮於其說輒大
惑不解時君嗜好偶偏入而不察即事變煩興其大
者至有關於宗社存亡生民理亂之故如張中表珙
皇甫神和全實等為之徒背其人也漢黃之術本以

察不然素問難經靈樞經訣亦豈堪盡信至於單方
秘授為害更深往者可鑒而寒熱補瀉之劑庸醫龍
捷亦未嘗不取之而為虎作倖也故必其人明理慎行
講求有素若滑壽純雖德將用文王孟敬陸琦張外賓
諸人庶幾可與嘗試矣雖然亦豈易得也哉